欧洲中国观的变化

黄 静

内容提要：自2016年起，欧洲展开了关于中国的大讨论，欧洲的中国观出现显著变化。与此同时，支撑欧洲中国观的自由主义、多边主义等理念发生动摇，欧洲着手调整其发展道路及全球定位。此番欧洲中国观的变化，与欧洲内外环境变动密切相关，实为欧洲应对剧变时局的一个侧面，也是全球体系遭逢文化霸权危机的生动写照。当前欧洲关于中国的大讨论，将在塑造未来的中欧关系乃至未来的国际秩序中起到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欧洲 中国观 国际秩序 文化霸权 中欧关系

中国是欧洲最重要的“他者”之一。进入现代世界以来，欧洲的中国观多次发生变化。有些变化是短暂而浮泛的，有些却与欧洲内外经济社会变迁深刻交织，成为更广泛的结构性的先声。2016年以来欧洲中国观的变化应属于后者。

本文分三部分阐述近年欧洲中国观的变化。首先概述近年欧洲关于中国讨论的特点，新中国观与此前的不同之处，即“变之者何”。其次指出在欧洲中国观变化的背后，为欧洲提供认识中国框架的一些基本理念也受到了冲击，旨在深入一层探讨“何之为变”。最后，结合葛兰西（Antonio Gramsci）的文化霸权理论，说明欧洲中国观的变化正是欧洲内外秩序变化的一个反映，实则回答“为何生变”。

黄静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所副研究员、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外人文交流中心副主任。

一、变之者何

欧洲中国观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在很短时间内,整个欧洲开始集中讨论中国问题,这是对中国国际影响力提高的直接承认。

2010年欧盟对外行动署成立后,首任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阿什顿(Catherine Ashton)便将调整对华战略作为工作重心之一,但当时欧洲精英及民众热衷于争议欧洲一体化,尚不太顾及中国。到2016年中国“市场经济地位”问题被欧洲战略界讨论之余,“钢铁产能过剩”问题引发欧洲公众抗议,中国才成为欧洲普遍关心的议题。

2018年,中美贸易战爆发,欧洲战略界对中国重视程度明显提高。在2003年美国出兵伊拉克之后,中美欧三角框架再次成为流行的政策分析工具,欧洲感受到了在中美间左右为难的困境。2018年以来,全欧上下最关心的问题之一是“用不用华为”。欧洲学者指出,“华为一案是欧洲出现的首个与中国有关的、引起重大公众辩论的政策议题”。¹

到2019年,中国已成欧洲舆论焦点。年初欧盟峰会将中国作为重要议题;年末德国执政党基民盟党代会上,“是否用华为”与“谁做下届总理”同台竞辉。葡萄牙前欧洲事务部部长布鲁诺·玛萨艾斯(Bruno Maçães)表示:“仅仅不久前,欧洲人对中国的崛起还不屑一顾。似乎一夜之间,他们的世界就改变了。”²欧洲学者也指出:“欧洲政府和企业认真讨论如何对待中国在全世界,包括在欧不断增长的影响,还是非常新近之事。”³

2020年的新冠肺炎疫情使欧洲对中国的影响力有了更深的体悟。2020年4月底,由多个欧洲智库组成的欧洲中国智库网络(ETNC)发布报告指出,新冠肺炎疫情是“中国第一次在一个能够即刻对欧洲民众、政府、一体化产生深刻影响的重要问题中扮演突出角色的因素”。⁴德国贝塔斯曼基金会、美国德国马歇尔基金会及法国蒙田研究所的民调显示,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前(2020年1月),

1 Janka Oertel, “Europe and China after Brexit: The 5G Question,” *European Council of Foreign Relations*, December 19, 2019, https://www.ecfr.eu/article/commentary_europe_and_china_after_brexit_the_5g_question, 2020-07-09.

2 Bruno Macaés, “How Europe Learned to Fear China,” *Politico*, April 9, 2019, <https://www.politico.eu/blogs/the-coming-wars/2019/04/how-europe-learned-to-fear-china/>, 2020-07-09.

3 Maaïke Okano-Heijmans, “EU’s Internal Dynamics Must Be Part of ‘China’ Debate,” *EU Observer*, May 3, 2019, <https://euobserver.com/opinion/144785>, 2020-07-09.

4 John Seaman, ed., *Covid-19 and Europe-China Relations: A Country-level Analysis*, European Think-tank Network on China (ETNC), April 29, 2020. https://www.ui.se/globalassets/ui.se-eng/research/asia/etnc-special-report_covid-19_-2020.pdf, 2020-07-09.

12%的德国人和13%的法国人认为中国是世界上影响力最大的国家；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2020年5月），这两个数字分别上升至20%和28%。¹ 根据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ECFR）2020年7月公布的调查，对华政策已成法德两国最主要的政策交集，分别在法德决策优先列表中排在第4和第5位（两年前仅分别排在第12和第11位），超过了对美政策、对俄政策以及产业政策等对内政策。² 2020年9月16日，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Ursula von der Leyen）在欧洲议会发表上任后的第一篇盟情咨文，在对外关系方面她首先提到的国家即是中国，且论之最详。³ 可以说，中国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已压过美国，成为欧洲思考时代问题的核心关切。

其次，此番欧洲中国观的变化已与欧洲对自身发展道路和全球定位的探索紧密相连。

近年来，欧洲人有了要和中国“比较”的意识，中国对欧洲探索自身发展道路的“启发意义”越来越明显。

近年来，欧洲人有了要和中国“比较”的意识，这一意识在经济领域表现尤为明显。有欧洲学者坦承：“欧盟的产业、互联互通和数字战略都注入了如何更有效与中国竞争的考虑。”⁴ 在此情况下，中国对欧洲探索自身发展道路的“启发意义”越来越明显。如果说欧盟收紧贸易和投资政策主要是“防”中国，那么加大对产业政策的扶持则主要是“学”中国。

一体化是有欧洲特色的资本主义道路，在内外压力下，欧洲精英对一体化极为看重。恰恰又是在此问题上，中国扮演了突出的角色。不少欧洲精英认为，中国—中东欧合作机制、中国驰援欧洲抗疫等，都是中国在有意无意地“分化欧洲”。2017年12月，欧洲最具影响的亚洲问题专家顾德明（François Godement）便“棒喝”道“中国已经在欧洲内部”。⁵ 而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之后，英国《金融时报》评论进一步指出，“中国正在成为欧盟最具影响力的外部势力”，欧洲成

1 Bertelsmann Foundation, The German Marshall Fund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Institute Montaigne, *Transatlantic Trends 2020: Transatlantic Opinion on Global Challenges before and after COVID-19*, June 30, 2020, https://www.gmfus.org/sites/default/files/TT20_Final.pdf, 2020-07-09.

2 Jana Puglierin and Ulrike Esther Franke, “The big engine that might: How France and Germany can build a geopolitical Europe,” European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July 14, 2020, https://www.ecfr.eu/publications/summary/the_big_engine_that_might_how_france_and_germany_can_build_a_geopolitical_e, 2020-09-22.

3 “State of the Union Address by President von der Leyen at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Plenary,” September 16, 2020, https://ec.europa.eu/commission/presscorner/detail/en/SPEECH_20_1655, 2020-09-22.

4 Andrew Small, “The Meaning of Systemic Rivalry: Europe and China beyond the Pandemic,” European Council of Foreign Relations, May 13, 2020, https://www.ecfr.eu/publications/summary/the_meaning_of_systemic_rivalry_europe_and_china_beyond_the_pandemic, 2020-07-09.

5 François Godement and Abigaël Vasselier, “China at the Gates: A New Power Audit of EU-China Relations,” European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December 2017, http://www.ecfr.eu/page/-/ECFR12_-_A_POWER_AUDIT_OF_EU-CHINA_RELATIONS.pdf, 2020-09-22.

功与否的“最终检测将是欧盟有没有能力发展出共同的对华立场”。¹

美苏对峙曾是欧洲一体化的外部动因。近年，欧洲精英前所未有地把中、美、俄并列，作为呼吁欧洲自强的依据。2017年初，时任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Donald Tusk）在给成员国的公开信中指出，在特朗普（Donald Trump）就任美国总统的新情况下欧洲要团结自强，而且信中多次提到中国。图斯克把中、美、俄并列为欧盟的外部威胁，并以此作为呼吁欧盟团结自强的理由。² 2019年中，德国总理默克尔（Angela Merkel）在访谈中表示，在俄罗斯对欧洲选举的干涉、中国的经济实力和美国的数字垄断面前，欧洲需形成团结阵线。³

中美关系恶化加剧了欧洲调整自身定位的紧迫性。法国总统马克龙（Emmanuel Macron）在2019年秋的驻外使节会议上指出，随着西方文明从“高光时刻”走向黯淡，欧洲也将“消失”，世界将围绕美中“两极”重构，欧洲必须做出选择。⁴ 在2020年中一次外交界聚会上，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Josep Borrell）指出，新冠肺炎疫情可以看作是全球权力东移的转折点，欧盟“应该遵循自己的利益和价值观，避免被任何一方利用”。⁵ 意大利前总理莱塔（Enrico Letta）甚至认为欧洲要避免成为“中国或美国的殖民地”。⁶

再次，欧洲的中国观在“变差”，欧洲精英对中国的质疑在增加，信任在减少，这从欧方对中欧关系的定位中能明显看出。2014年3月，习近平主席访问欧盟总部期间，中欧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双方共同打造“和平、增长、改革、文明”四大伙伴关系。但2016年之后，欧方对此极少主动提及。

2019年，欧方改变了对中国的定位。2019年3月，欧盟委员会提出了关于中欧关系的“十点建议”，对中国作出了三重定位：伙伴、竞争者和制度性对手。其中“制度性对手”的定位引起广泛关注。

1 Wolfgang Munchau, “China Is Pitting EU Countries against Each Other,” *Financial Times*, May 24, 2020, <https://www.ft.com/content/4ca9aafe-9c37-11ea-adb1-529f96d8a00b>, 2020-07-09.

2 European Council, “United We Stand, Divided We Fall: Letter by President Donald Tusk to the 27 EU Heads of State or Government on the Future of the EU before the Malta Summit,” January 31, 2017, <http://www.consilium.europa.eu/en/press/press-releases/2017/01/31-tusk-letter-future-europe/>, 2020-07-09.

3 Stefan Kornelius, Nico Fried and Philip Oltermann, “Merkel: Europe Must Unite to Stand up to China, Russia and US,” *The Guardian*, May 15, 2019,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9/may/15/angela-merkel-interview-europe-eu-unite-challenge-us-russia-china>, 2020-07-09.

4 “Ambassadors’ Conference — Speech by M. Emmanuel Macron, President of the Republic,” August 27, 2019, <https://lv.ambafrance.org/Ambassadors-conference-Speech-by-M-Emmanuel-Macron-President-of-the-Republic>, 2020-07-09.

5 “As China Eclipses US, Brussels Must Rethink Beijing, Says Top EU Diplomat,” *The Sydney Morning Herald*, May 26, 2020, <https://www.smh.com.au/world/europe/as-china-eclipses-us-brussels-must-rethink-beijing-says-eu-top-diplomat-20200526-p54wdc.html>, 2020-07-09.

6 “Charlemagne: The Sinatra Doctrine,” *The Economist*, Vol. 435, No. 9198, June 13, 2020, p.26, <https://www.proquest.com/docview/2412497514/fulltextPDF/6F6B645A3C9C44EDPQ/1?accountid=13151>, 2020-09-20.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欧洲进一步强化了对中国“制度性对手”的定位，欧洲高官纷纷表示对华不能再“天真”。¹ 欧盟分别于4月和6月出台报告，打破将中俄区别对待的惯例，将中俄并称为虚假信息来源国。博雷利也首次把欧洲战略界流传已久的看法搬出台面，即“中欧对多边主义的理解其实不同”。² 虽然欧盟与中国随后举行了系列重要高层会晤，³ 但一直未能重拾“四大伙伴”共识。

欧洲对中国的定位虽受美国影响，但也与美国有所差别。其一，和美国不同，欧洲并不把中国视为安全威胁。2020年5月，博雷利在结束第十次中欧高级别战略对话会后表示，中国是欧盟的制度性对手，但不是对世界和平的威胁。⁴ 其二，欧洲并不敌视中国共产党，不把中国视为意识形态对手。2020年7月23日，美国务卿蓬佩奥（Mike Pompeo）发表题为《共产中国与自由世界的未来》的演说，⁵ 被视为新的“铁幕演说”。而博雷利则在其当月31日的博客中写道：“与华盛顿不同，在欧盟未出现明显把中国视为战略敌手以至走向新‘冷战’的倾向，也并未出现要与中国大范围经济脱钩的倾向。”⁶

最后，欧洲的中国观仍在激烈变动中，对中国的不同看法深深地“撕裂”了欧洲。

不同欧洲国家对中国的看法不同。目前大略言之可分三组。第一组是法德两国，它们担心失去产业竞争力，对华日渐强硬。欧盟的立场实则取决于法德。第二组是英国及北欧国家，它们同样对中国的发展感到不安，但不愿以损害“自由市场”来对抗中国。荷兰本也是该组核心成员，但2019年底荷兰投书新一届欧盟委员会，呼吁全面改革竞争法以应对中国竞争，实则已移师第一组。第三组为东欧、南欧大多数国家，希望通过与华务实合作获实利。由于美国不断地施压和拉拢，欧洲国家的对外政策立场进一步分化。第一组法德两国推动欧盟走向“战

1 2020年5月2日，法国《星期日报》网站发表对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的访谈，题为《面对中国，我们过去有些天真》，这一观点被欧洲媒体广泛转载报道。参见 François Clemenceau, “Josep Borrell, le chef de la diplomatie européenne: Avec la Chine, nous avons été un peu naïfs,” *Le Journal du Dimanche*, May 2, 2020, <https://www.lejdd.fr/International/josep-borrell-le-chef-de-la-diplomatie-europeenne-avec-la-chine-nous-avons-ete-un-peu-naifs-3965872>, 2020年7月9日登录。

2 Josep Borrell, “Trust and Reciprocity: the Necessary Ingredients for EU-China Cooperation,” May 15, 2020, https://eeas.europa.eu/headquarters/headquarters-homepage/79355/trust-and-reciprocity-necessary-ingredients-eu-china-cooperation_en?from=timeline, 2020-07-09.

3 随后举行的中欧系列高层会晤包括：2020年6月9日的第十次中欧高级别战略对话，6月22日的第二十二次中欧领导人会晤，7月28日的第八次中欧经贸高层对话，以及9月14日的中欧峰会。

4 Jacopo Barigazzi, “China Is Not a Military Threat, EU Top Diplomat Says,” *Politico*, June 9, 2020, <https://www.politico.com/news/2020/06/09/china-is-not-a-military-threat-eu-top-diplomat-says-309257>, 2020-07-09.

5 Michael R. Pompeo, “Communist China and the Free World’s Future,” July 23, 2020, <https://www.state.gov/communist-china-and-the-free-worlds-future/>, 2020-09-22.

6 Josep Borrell, “China, the United States and Us,” July 31, 2020, https://eeas.europa.eu/headquarters/headquarters-homepage/83644/china-united-states-and-us_en, 2020-09-22.

略自主”。第二组中的英国由于脱欧而在欧洲国家中面临最大的“选边站”压力。其他欧洲国家有的支持欧盟立场(如西班牙),有的希望成为中美桥梁(如葡萄牙、希腊、意大利),有的倾向于低调观望(如罗马尼亚、斯洛伐克),还有的试图从中美对抗中获利(如芬兰、匈牙利)。

即使同一个欧洲国家内部对华看法也不相同,英国、意大利、波兰、捷克等欧洲国家对中国持分歧看法已成为国内政治一大特色。以西方大国中唯一与中国签有“一带一路”谅解备忘录的意大利为例。2018年6月,持续数月的意大利政坛危机以戏剧化的方式宣告结束,左翼民粹主义政党五星运动党与右翼民粹主义政党联盟党组成罕见的执政联盟。前者大力发展对华关系,后者相对谨慎。仅一年后,意大利政府改组,五星运动党与老牌中左翼政党民主党组成联合政府,而民主党对中国的担忧与其他欧洲大国十分类似。在此情况下,欧洲对华政策出现波动不足为奇。中英关系在2015年迈进“黄金时代”,却未能阻止英国于2020年在欧洲带头禁用华为。捷克在2014—2016年通过高层互访一举扭转“欧洲最反华国家”形象,如今却因参议院长访台而难续友华政策。德国总理默克尔被视为最友华的欧洲大国领导人,但2021年大选换届后,德国的对华政策面临很大不确定性。2020年1月,中国首先报告新冠肺炎疫情,欧洲在3月中旬成为疫情的“新震中”。疫情激化了欧洲对华政策讨论。英国议会仿照推动英国脱欧的“欧洲研究小组”模式成立了“中国研究小组”。美国德国马歇尔基金会研究员马安洲(Andrew Small)指出,疫情之后欧洲的对华政策难再“一切如常”,疫情中所发生的事件“已经使得欧洲有足够的理由重新评估其与中国的关系”。¹到2020年下半年,欧洲各国对华共识明显增多:在经济上希望限制中国在欧洲战略领域的投资,减少对中国的依赖;在政治上也都认为应对中国提出更多要求,只是各国关注于人权、气候变化和国际金融等不同的领域。²

二、何之为变

欧洲中国观的变动反映了欧洲珍视的一些基本观念岌岌可危的处境。这些基本观念为欧洲看待中国提供了认知框架,但它们在当下受到了严重挑战。

第一个基本观念是“自由主义”。自由主义虽多有流变,但一直是西方最主要的现代政治思潮,其核心要素是个人自由、私产、法治。与几百年前的自由主

1 Andrew Small, “The Meaning of Systemic Rivalry: Europe and China beyond the Pandemic,” European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May 2020, https://www.ecfr.eu/publications/summary/the_meaning_of_systemic_rivalry_europe_and_china_beyond_the_pandemic, 2020-07-09.

2 Janka Oertel, “The New China Consensus: How Europe Is Growing Wary of Beijing,” European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September 2020, https://www.ecfr.eu/page/-/the_new_china_consensus_how_europe_is_growing_wary_of_beijing.pdf, 2020-09-22.

义相比，今天西方的自由主义吸收了民主、平等价值观，具有更强的生命力。欧洲一体化的底色是自由主义的。两次世界大战可视为自由主义、社会主义、法西斯主义三大现代思潮的撕战；而在欧洲人看来，战后的欧洲一体化正是自由主义在欧洲这片土地最终胜出的明证。欧盟条约在前言中就强调“个人不可践踏不可分割的自由、民主、平等和法治等普遍价值”。¹

自由主义也为欧洲看待中国提供了认知框架。这个框架在学界的表现之一即“现代化理论”，这是欧洲根据自己的发展经验来理解后来者经济社会变迁的认知工具。根据这个框架，对中国的认知绕不开以下几个问题：政府施行什么样的政策才能实现“工业起飞”；经济和政治发展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文化以及历史经验在多大程度上阻碍或促进了发展；现代化是否需要民主化；等等。虽然针对上述问题的答案多种多样，但自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在欧洲占上风的观点始终认为，中国经济发展之后就会逐步进行政治变革，最终会越来越“像”西方。这种观点顶住了1989年“北京政治风波”，到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进一步站稳了脚跟。也正是基于这种认知，欧洲采取了“接触中国”的政策，寄望于通过把中国纳入体系之内而最终改变中国。

然而，近年欧洲对“中国不像我们”的失望、愤怒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在2019年3月底的欧盟峰会上，时任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Jean-Claude Juncker）表示，“欧盟希望中国经济发展之后会尊重人权，这是错的”。²德国总理默克尔在2020年中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中国的例子显示，一个非民主国家也可以取得经济上的成功，这对我们这些自由民主政体是一个很大的挑战。”³

第二个基本观念是“多边主义”。如果说“自由主义”提供的中国观框架很大程度上为整个西方世界所共享，那么“多边主义”则更具欧洲特色。

多边主义实则是欧洲对世界秩序的理想，它也同样基于欧洲的经验。欧洲政治家有言：“欧洲国家分两类，一类是小国，另一类尚不知道自己是小国。”⁴ 这些小国为了“抱团取暖”结成欧盟。欧盟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多边主义组织，法德虽是轴心，但任何一个重要决策都绕不开任何一个成员国。在国际舞台上，欧洲

1 “Consolidated Version of the Treaty on European Union,” *Official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Union*, October 26, 2012, https://eur-lex.europa.eu/resource.html?uri=cellar:2b140bf-a3f8-4ab2-b506-fd71826e6da6.0023.02/DOC_1&format=PDF, 2020-07-09.

2 David M. Herszenhorn, “EU’s Brexit and China Problems Are Intertwined,” *Politico*, March 22, 2019, <https://www.politico.eu/article/europe-brexit-china-problems-are-intertwined/>, 2020-07-09.

3 Philip Oltermann, “‘For Europe to Survive, Its Economy Needs to Survive’: Angela Merkel Interview in Full,” *The Guardian*, June 26, 2020,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20/jun/26/for-europe-survive-economy-needs-survive-angela-merkel-interview-in-full>, 2020-07-09.

4 这是丹麦财长克里斯蒂安·詹森（Kristian Jensen）在2017年评论英国脱欧时所说的话。参见 Connor Murphy, “Brits Angry at Dane’s ‘Small Nation’ Jibe,” *Politico*, June 13, 2017, <https://www.politico.eu/article/kristian-jensen-brits-angry-at-danes-small-nation-jibe/>, 2020年7月9日登录。

国家同样支持多边主义，原因则如同德国前外交部长加布里尔（Sigmar Gabriel）所指出的那样：“只有通过在国际层面加强法治才能避免强者说了算。”¹ 2003年美国出兵伊拉克后，正是因为反感小布什（George W. Bush）政府的单边主义行为，欧盟才与主张多极化的中国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

2016年底特朗普胜选后，在国际事务中处处推行“美国优先”。因此，虽然2016年后中欧在经贸问题上龃龉增多，但双方在国际问题上看法却多有交集。在2016—2020年的五次中欧年度领导人会晤中，双方虽只有在2018和2019两年达成了共同声明，但这两个共同声明都高调支持多边主义。

然而，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欧方质疑中方抗疫表现，开始指出中欧对多边主义的理解实则不同。博雷利指出：“我们欧洲人支持有效的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多边主义。而中国是选择性的多边主义，这是基于双方对国际秩序的不同理解。”² 他进一步详述中欧在单边主义上的具体分歧体现在人权、国际法、互联网、世贸组织等方面。³

值得指出的是，除去中国带来的挑战，欧洲还必须面对来自西方内部的挑战。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和2009年爆发的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本揭发了全球化、金融化等自由主义的弊端，但美欧政府纷纷救银行、减福利，使自由主义在实践上进一步光大，最终导致民众不满再不能遏，反建制的民粹主义浪潮席卷整个西方世界。自由主义理念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对西方民众的吸引力。与此同时，民族主义抬头，外国、移民，甚至国际组织都成为西方民众的抨击对象，欧洲一体化乃至国际多边机制都处于二战后的最低潮。2016年发生了冷战结束后两个最大的“黑天鹅”事件——特朗普胜选美国总统以及英国公投脱离欧盟，昭示着西方开始探索新的发展道路。

如果说，中国的挑战使欧洲的自由主义、多边主义理念丧失了竞争力，那么来自西方内部的挑战则使其丧失了合法性。欧洲中国观的变化正是欧洲应对内外挑战的一个组成部分。

中国的挑战使欧洲的自由主义、多边主义理念丧失了竞争力，而来自西方内部的挑战则使其丧失了合法性。欧洲中国观的变化正是欧洲应对内外挑战的一个组成部分。

自由主义与多边主义有一个暗合之处，即都对国家的角色有所限制：对内限

1 Germany Federal Foreign Office, “Speech by Foreign Minister Sigmar Gabriel at the Munich Security Conference,” February 17, 2018, <https://www.auswaertiges-amt.de/en/newsroom/news/rede-muenchner-sicherheitskonferenz/1602662>, 2020-07-09.

2 François Clemenceau, “Josep Borrell, le chef de la diplomatie européenne: Avec la Chine, nous avons été un peu naïfs”.

3 Josep Borrell, “Trust and Reciprocity: the Necessary Ingredients for EU-China Cooperation,” May 19, 2020, <https://www.swedenabroad.se/en/embassies/china-beijing/current/news/trust-and-reciprocity-the-necessary-ingredients-for-eu-china-cooperation/>, 2020-07-09.

制国家、张扬市场；对外限制国家，张扬国际合作。正是中国在内外政策中突出国家角色，而此做法又损害了欧洲利益，因此引发欧方的质疑。但中国的做法又恰恰与欧洲内部乃至国际政治的某些潮流相合，因而大大增加了欧洲精英在智识和行动上应对的难度。

三、为何生变

一些曾经人人信以为真的观念被动摇，这本身就显示了文化霸权在欧洲乃至在全球已经发生动摇。

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一针见血地指出，统治集团对其他社会集团的宰制并不仅仅依赖军事和经济力量，还要依靠文化上的优势，也即文化霸权。将葛兰西学说光大于国际关系领域的学者考克斯（Robert Cox）进一步指出，霸权国建立全球秩序，为这个秩序打底的意识形态便要获得各方的认可。这个意识形态一方面要保证领导国、领导阶级继续称霸，另一方面也要让弱方看到“奔头”。¹在这个意义上，二战后的全球秩序，特别是冷战后的自由主义全球化，可看作是主要反映了美国领导层利益，同时也比较好地兼顾了欧洲领导层利益的文化霸权。

文化霸权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一旦受到挑战，就会出现“有机的危机”。²在危机阶段，领导层在文化上不再发挥领导作用，广大民众则脱离传统的意识形态，失去从前的信仰。面对这种情况，各阶级都会积极调整以争得领导权。³可以说，自英国脱欧、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后，西方便处于“旧制度垂而不死，新制度一时又不能落地”⁴的危机状态中，而全球也同样由于西方的变动而目睹了国际秩序的逐渐崩解。对“假新闻”以及对“叙事之争”的重视，显示西方精英深谙危机期间的文化霸权之争。

由于对世界体系的深度参与，中国已在不经意间成为文化霸权的重要玩家。

其一，中国崛起对全球资本主义体系所带来的结构性冲击，使中国成为影响西方的重要因素。

中国改革开放一度为西方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巩固了西方的文化霸权。首先，中国商品物美价廉，西方百姓尽管收入下降，但靠着购买“中国造”仍能体面生活。其次，中国手持大量美债、投资机遇又不可尽数，全球资本市场资金日渐充盈；西方企业和家庭得以低息借贷，买房买车，楼市股市一片繁荣。再次，西方企业利用中国廉价劳动力，调整生产流程，提效增益。西方企业或直接从中

1 Robert W. Cox, *Production, Power, and World Order*,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7, p.7.

2 [意] 葛兰西：《狱中札记》，曹雷雨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30页。

3 同上，第167—168页。

4 同上，第230页。

国采买廉价半成品,或在华设厂,或将低端劳作外包到中国,自己则专注于高端生产。同时,服务业由于广泛采用了从中国进口的廉价电子产品,生产效率也水涨船高。

然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中国对西方的冲击开始凸显。在西方看来,中国带来的消极面主要有两大点——贸易赤字与产业空心化,二者互为表里;而这个经济上的冲击已经转变为社会和政治问题。由于西方企业或将工厂迁到中国,或弃车保帅专注高端需求,制造业就业人数急剧下降。更有进者,中国在危机后大力加强供给侧改革,经济发展从量的增长转向质的提升、从要素驱动型向效率和创新驱动型转变。中国的科技创新和向产业链上游移动对西方企业构成了直接竞争,西方企业开始逐渐失去相对中国的比较优势。

现代化理论这一基于西方自身经验的线性发展理论,已无法解释中国的发展实践。根据该理论,对后起国家而言,政府确应帮扶工业起飞,但此后即应有所节制,以让位于公民社会、市场经济发展,否则国家将缺少后续动力乃至误入歧途。德国、俄罗斯、日本的例子皆说明了这个道理。但中国却打破了这一成例,以超高速的、“未成熟”的发展而崛起,并开始迅速影响乃至引领世界。中国巨大的经济体量对整个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反噬”令西方猝不及防。

其二,中国日益主动参与国际事务,积极构建内外秩序。如果说,20世纪中国外交的主线是“改变自己、影响世界”,¹那么随着中国崛起,近年来中国外交已逐渐变成改变世界、完善自我。

欧洲此番中国观的变化虽与美同步(特朗普上台可视为美国的中国观发生巨变的标志),但也有不同之处。虽然如同德国总理默克尔所承认的那样,欧洲仍然属于“政治的西方”,²但在国际体系中,欧洲与美国的位置有根本的区别——欧洲不是霸权国。因此,与美国相比,欧洲中国观的变化没有那么彻底。美国国内到2018年左右已达成两党共识:“接触中国”的年代已经结束。欧洲则尚未形成这样的共识。此外,美国不但视中国为经济竞争对手,而且视中国为地缘战略敌手。与之相比,欧洲虽然总体上把中国视为经济竞争对手,但也认真对待进入新发展阶段的中国所带来的经济机会。脱欧后的英国

欧洲此番中国观的变化虽与美同步,但也有不同之处。与美国相比,欧洲中国观的变化没有那么彻底。欧洲并不排除在新的国际秩序中与中国合作。

1 参见章百家:《改变自己 影响世界——20世纪中国外交基本线索刍议》,《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第4—19页。

2 Germany Federal Government, “Speech by Federal Chancellor Angela Merkel at the Konrad-Adenauer-Stiftung Event on Foreign and Security Policy During Germany’s EU Council Presidency,” May 27, 2020, <https://www.bundesregierung.de/breg-en/news/speech-by-federal-chancellor-angela-merkel-at-the-konrad-adenauer-stiftung-event-on-foreign-and-security-policy-during-germany-s-eu-council-presidency-berlin-27-may-2020-1757450>, 2020-07-09.

觊觎与中国开展金融合作，欧洲各大国皆担心封锁华为影响自身5G网络的发展，这些都是很好的例证。总体而言，欧洲并不排除在新的国际秩序中与中国合作。

四、结论

自2016年起，中国成为欧洲战略界、智库界、舆论界的热点议题，成为欧洲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一个反思点。过去欧洲谈论中国，多“推己及人”，时常“好为人师”，此次却感受到了中国带来的“外力之鞭”的迅疾热烈，震撼之余，不得不被动全面调整。换言之，此番欧洲中国观的调整体现了中欧影响力的易位，欧洲对华很大程度上由俯视变平视，由主动变被动。这是历史性的变化，而且这个变化还只是刚刚开始。

欧洲此番中国观的变化，并不是浮泛的情绪宣泄，而是由多种复杂因素碰撞联动所致。中国崛起对西方主导的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带来了深刻的冲击，而这个冲击与西方内部的代际变化、社会文化变迁叠加，又恰逢凸显于一个“第四波科技革命”导致“科技地缘政治化”的年代。简言之，欧洲中国观的变化与欧洲内外旧秩序将去未去、新秩序将来未来这一背景紧密相连。正是由于在这一重大历史转折关头扮演突出角色，中国成为欧洲的一个舆论焦点。

当前，欧洲领导人似乎已经发展出了一种完美的悖论：在经济上，通过加强国家干预来保证自由市场（如新的贸易、投资、产业、竞争等政策）；在政治上，则通过加强权威引领来保证既有的自由主义制度（如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表示要打造“地缘政治委员会”）。对欧洲而言，这是最近两三年发生的重大变化，可谓十分迅疾。而中国正是欧洲发生此种变化的重要刺激因素。

欧洲是身处西方阵营的非霸权国，这一国际体系中的特殊地位使其未来与中国的关系存在很大变数，也有很大的作为空间。当前欧洲关于中国的大讨论将在塑造未来的中欧关系，乃至国际秩序中扮演重要的角色。